

# 9000多个小时带来的“成都经验”

## ——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项目一周年观察

本报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今年“五一”期间，四川省成都市街头艺术表演项目迎来“周岁”。在过去的一年里，4批、153组共计260名街头艺人在全市60个点位持证上岗，总计表演时间长达9360个小时。数据的背后，是成都文化行政部门及相关机构秉承“放管服”理念，各司其职、多方协作的成果。街头艺术表演项目是成都相关职能部门在智能化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等方面归纳总结出的创新性举措，对街头艺术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成都经验”。

### 管理：从“办”到“管”凸显城市文化治理理念

史翔宇是成都街头艺人群体中有名的“踩点王”，凭借一把吉他，在点位上进行表演。在他看来，上岗证不仅化解了长期以来街头表演与城市管理的冲突，还鼓励艺人自收自支，开辟艺人生存通道，是街头艺术表演能够长效发展的稳定根基。

成都提出的建设“三城三都”中的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音乐之都，都与街头艺术表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成都自2018年4月将街头艺术表演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经市文广旅局、市城管委统一授权，由成都市文化馆为考核通过的艺人颁发表演证。面对全国尚无成熟经验借鉴、组织管理较为复杂的街头艺术表演管理工作，“先行试点、逐步推广”成为成都街头艺术表演推进的基本思路，演出点位数量、招募艺术类型、分批次招募人数，均经过反复讨论、论证才得以确定。

记者了解到，成都街头艺人演出点位数量在综合考虑点位人流量、附近有无居住区、是否涉及噪音扰民、报名艺人演出意愿等因素，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从首批8个扩展到目前的60个。招募的艺术类型方面，也从计划的纯音乐类拓展到以声乐、器乐类为主，涵盖曲艺表演、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等四大艺术门类。管理则以动态考核、积分管理、平台激励等数字化方式为主，艺人在成都市文化馆“文化天府”APP通过专属账号在平台上选择演出点位和演出时间，从而实现自主排期，提高工作效率。

“在国内，街头艺人的演出竟能做到这样规范和专业，太让我意外了！”“五一”期间，专程到成都旅游

的兰州游客陈紫函表示，自己曾游览世界很多国家，对街头表演并不陌生，但在国内见到如此管理规范的街头艺术表演，还是头一次。正如陈紫函所述，所有参与演出的街头艺人都提前到场调试乐器并准点开唱，胸前都统一佩戴着上岗证。市民根据街头艺人的表演，自愿有序进行“打赏”，所有表演现场虽然被围得水泄不通，但秩序井然。

如今，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如何增加优质文化供给也在考验管理者的治理智慧。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表示，成都以改革创新的理念和管理方式面对街头艺术表演，转变观念、强化服务、规范管理、促进发展并重，为政府引导时尚文化发展、为公共文化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

### 阵地：从“一亩三分地”走向大街小巷

接纳街头艺人、发展街头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特质的生动表达，也是政府创新文化供给的有效手段。一年来，成都以“街头艺术表演”为抓手，突破以往阵地式的服务模式，由自守“一亩三分地”的固定场所走向大街小巷，将更多城市公共空间变为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每周五傍晚，“光米组合”都会亮相成都街头。小米的歌声清甜又治愈，小光则负责现场伴奏，或热烈、或轻快的吉他声行云流水般流淌，叫人驻足停留。观众中有刚下班的保安，有放学的孩子，还有步伐整齐的军人，他们都在一首首歌里成为街头艺人的粉丝。民谣演奏家刘胜把只在音乐厅里演出的曲目在街头演奏，既让群众感受高雅艺术，还传播了优秀传统文化；职业音乐剧演员郭颂兰在街头的表演让一批又一批观众走进剧场……

遍布全城的网络化街头艺人表演点位设置，给予了市民一个便捷而轻松的欣赏音乐艺术的审美场所。据悉，目前，涵盖成都五大主城区和高新区等60个街头表演点位基本覆盖全成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2018年8月，都江堰市首批通过复试的7名（团队）街头艺人在都江堰市南桥景区、西街口

等地正式开展演出，成都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首次覆盖到“三圈层”。以点带面，成都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大大增加。

此外，借助街头艺术表演，成都市文化馆较全面整理收集到社会各行各业的400多组（名）优秀文艺人才信息，组建街头艺人资源库，壮大成都市文化队伍，为公共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

### 服务：文旅融合迎接八方来客

不久前举办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标志着四川文旅融合发展其力已聚、其势已成。来自成都的街头艺人也将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五一”前夕，崇州市文化馆和邛崃市文化馆在成都市文化馆的指导下，完成了街头艺人的招募，被评为“特色音乐小镇”的街子古镇、平乐古镇正式启动街头演出，让市民和游客得以在古风古韵的小镇中感受别样的街头音乐。

随着街头艺术的不断深入推广，不仅有新的艺人加入街头艺术表演，街头表演点位也在不断调整、优化。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成都街头表演探索在旅游景区、音乐小镇、音乐园区适时新增表演点位，为街头艺人提供更多元的演出地点。“街头艺人进入音乐小镇演出，将为音乐小镇带来持续的音乐活力，丰富音乐小镇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让游客不仅感受到古镇风情，更体会到音乐小镇的魅力。”街子音乐小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有关专家认为，街头艺术表演犹如城市的艺术“盆景”，点缀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形成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景线，营造出了与全域旅游所倡导的“快旅慢游”“身临其境”相适宜的城市人文环境，是一个有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结合点，具有可复制、可推广性。

在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的眼中，未来的成都街头，街头艺人成为美丽的风景，能有尊严地演出和生活。政府从“管”的身份中退出，逐渐减少投入。街头艺人项目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存在，自主运转，成为城市的文旅生活新方式。



话剧《沧浪之水》演出剧照

5月23日至25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之一，由湖南省演艺集团出品，湖南省话剧院排演的大型现实题材话剧《沧浪之水》受邀参加“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活动，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连演3场。

座无虚席是该剧于5月23日晚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盛况。台上，主角池大为初出茅庐、不明世故、处处碰壁，经历困境与挣扎，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不忘“家国天下”的担当与责任，最终守住良知底线；台下，观众随着情节的推进心潮起伏，掌声、笑声、叹息声、赞叹声伴着感动的泪水回响不断。

话剧《沧浪之水》改编自作家阎真同名小说，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门创作。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毛剑锋执笔改编、湖南省话剧院优秀青年导演刘钊执导，国家一级演员王峰、石岗及青年优秀演员胡洋领衔主演。该剧自2018年6月6日首演后，先后在湖南大剧院、长沙实验剧场等地演出近30场，演出反响热烈，赢得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该剧主人公池大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医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省卫生厅工作。他志气凌云，打算在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可少不更事的他，人生观、价值观与身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因而得罪了领导和同事，在单位遭受冷落多年。在经历了种种打击与煎熬后，他不得不选择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历经十几年的磨砺，池大为终于当上省卫生厅厅长。他不忘初心，大展宏图，也走向了他人新的高度。

作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该剧塑造的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鲜活，剧中融入了很多极具形式感的内容，引入了中国戏曲写意的表达方式，人物大段的心理活动叙述由此变得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如池大为

# 话剧《沧浪之水》：一部培根铸魂的好戏

本报记者 张婷 程佳

犹豫要不要揭发举报信的一幕，他坐在舞台中间，被6个面具人环绕，12只手伸向他，内心的矛盾冲突表露无遗；孩子被开水烫伤，身份低微的池大为在救治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在孩子的哭声中，他从约1.6米的高台上直直向后倒下，那种痛苦无奈直击人心。

全剧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频繁，二度创作以现实主义风格为基调，并与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相结合，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剧场体验。舞台上，用红、橙、蓝、黑、白五色灯光来表现人间烟火，以简约的一柱三框的三道大门来表现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诠释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道理。该剧主创表示，“沧浪之水”在生命的血脉里流淌不息，在苦难中以人性的真、善、美灌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田地，镌刻出岁月悲欢的年轮，这就是人间生命的足迹和温润人心的真情。

众多业界专家到场观演，均给予该剧高度评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沧浪之水》是一部培根铸魂的好戏！在舞台上塑造了以池大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轨迹，在他置身的生存环境中，其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值得珍视。”中国话剧协会主席韩永钧评价该剧彻底抛弃了“主题先行”的俗套，砸碎了概念化的创作思路，摆脱了简单的“好与坏”式的戏剧冲突，是一部特殊视角的上乘佳作。“该剧表现了严肃的现实生活，展现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正能量，引发现代人的思考与共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说。

## 诗歌文化节目《邻家诗话》创新表达方式

本报讯 5月25日，诗歌文化节目《邻家诗话》开放媒体探班。

作为国内首档诗歌庭院雅集，《邻家诗话》积极尝试文化与综艺的融合创新，舍弃了以往文化节目现代化的声光电舞台设置，专门打造了2400平方米的中式庭院演播室，中国风的水榭回廊间透出东方的审美与自信。《邻家诗话》在表现形式、嘉宾阵容组合方面进行创新，不单单就诗论诗，而是为每首

诗歌创作了专属歌曲与舞蹈，并邀请文学、表演、朗诵、音乐、舞蹈、绘画、动漫等领域嘉宾，每期围绕一首诗歌，以聊天的方式讲述知识，用精彩的表演传递文化。民乐演奏家与时尚偶像、老戏骨与文学导师等的搭配，也令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邻家诗话》由北京一心明德文化有限公司与腾讯视频联合出品，将于今年暑期播出。（罗群）



5月24日晚，伴随着声声驼铃，“深植传统文化 实践多元课程——和悦课程建设成果展示暨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平街分校第二届文化节”拉开帷幕。

文化节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分为和谐之舞、和美之声、和悦之歌3个篇章，以戏剧表演、民族舞蹈、书法展示、服装秀、皮影戏剧等形式呈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北京市朝阳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平街分校校长唐伟表示：让学生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学校通过举办文化节的形式让学生感知国家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并实现了学科间的相辅相成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图为舞蹈《和歌》演出剧照。本报记者 连晓芳 摄影报道

# 温暖、浪漫、动情的艺术“攀登”

## ——观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

徐健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留守儿童生存境况、身心成长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屡见不鲜，在儿童剧中涌现出了《留守儿童》《大山里的红灯笼》等优秀作品。虽然创作的视角迥异，但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以爱的表达，呼吁全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

继《蓝蝴蝶》之后，剧作家欧阳逸冰带着他的思考和关切深入贵州大山深处，他把走访中接触到的一个个真实的留守家庭、采集到的一个个沾着田间乡野气息的故事，记录、吸收、融入作品中，怀揣着对大山中留守儿童无私的爱与沉甸甸的责任，创作完成了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上演的唯一一部现实题材儿童剧剧目，这部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蔡金萍担任总导演的作品，用大山深处那片“粉色的云”和那些“纯真可爱的灵魂”，深深打动了城市里的小观众，也以真诚、浪漫、温暖的艺术表达完成了同类题材创作上的三个“攀登”。

第一个“攀登”来自创作者叙事视角的平移，即摆脱了过去单一的以留守儿童或城市少年的视角讲述故事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展现了儿童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剧中，以阿鲁为代表的贵州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与来自上海的赵馆儿从相遇相知、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通过互相的观察、试探乃至一系列考验完成的。对于彼此而言，对方都是彼此内心世界的闯入者，城市孩子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留守儿童也没有自卑自闭，该剧为乡村与城市孩子之间搭建了平等对话的平台。孩子之间的交流，需要创作者蹲下来，真正用孩子的眼光发现世界、感知世界。伴随剧情的发展，城市里的儿童观众不仅牵挂着剧中人的命运，而且在平等对话的环境下，开始对他们生活的世界有了更多认识，那就是这个世界不但有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有遥远而神秘的贵州大山深处，那里尽管贫瘠和封闭，但是生活着一群跟他们一样纯真、质朴的同龄人，只是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更加渴望父母的陪伴与爱。该剧没有将留守儿童的问题复杂化，也没有回避留守儿童缺少陪伴与爱等现实问题，而是通过对陪伴关系的强化，将不同生活空间下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让城市里的儿童观众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多了一些认知，更加尊重、珍视身边的每一个人。

第二个“攀登”体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上，即向着孩子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开拓。

与之前的同类题材作品相较，《那山有片粉色的云》少了一些悲情、多了一些温暖，少了一些单调、多了一些色彩，而这些新增的内容，都体现了创作者向着孩子心灵世界的建设和完善不断攀登的努力。剧作用温暖、乐观、幽默的笔触呈现了留守儿童在苦涩与贫瘠、孤独与封闭、失落与迷茫中的坚韧、善良、勇敢。他们的生存环境是那样艰苦，但是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完全闭塞，也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



儿童剧《那山有片粉色的云》演出剧照

向往，依旧保持着一颗向善的、丰富细腻的心；他们渴望得到大人的保护，但是当父母真正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有情感上的抵触和内心的纠结，因为见到了父母，就意味着新的别离即将到来，这是对父母离家在外、常年不回的无声的抱怨；他们心甘情愿为阿鲁哥哥保守秘密，愿意听从阿鲁哥哥的召唤，这是因为阿鲁能够给他们带来兄长般的保护和关怀；他们还有对外面未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比如招募对赵馆儿的橡皮划艇感兴趣，也想坐在上面体验一下；阿鲁对赵馆儿提到的射电天文望远镜产生了兴趣，因为能够看到“很远很远的星星”等；当然，他们内心还有孩子的单纯，做事不考虑后果、容易轻信他人等。该剧把这些属于孩子的丰富特点赋予人物，从他们内心世界的细微处、敏感处，体味爱的价值和被爱的感动，进而带动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心灵世界的建设。

第三个“攀登”体现在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上，即从民族的、文化的多维视角提炼艺术形象。

剧中的阿鲁是现实中庞大留守儿童的综合体，同时，又是具有鲜明个性和文学性的形象。阿鲁有着苦难的身世，爸爸早逝、妈妈离家、姐姐走丢、爷爷去世，但亲情的缺失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他这个形象坍塌下去，他没有向生活低头，而是成了有责任、有担当、有正义感的“孩子王”，并且有了为家族扛起生活重担的决心。为什么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和性格特征？是彝族和家族的血脉传统滋养了他。阿鲁从小由爷爷带大，

爷爷告诉他许多彝族的谚语、民谣，如“富人有壮牛、穷人有壮志”“蝌蚪再穷，也不会一辈子泡在水里头”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阿鲁幼小的心灵，无形中构筑起阿鲁健康的人格和理想。此外，彝族传说中射日射月的小英雄输友搭透、爷爷留给他的刻有象记录的犀牛角等等，这些带有民族精神传承意味的人和物，也在通过榜样和传统的力量浇灌着阿鲁的性格。可以说，阿鲁是一个从现实走向文学性的人物形象，而提升人物文学性的动力恰恰源自创作者向着民族、文化深层角度去塑造人物的尝试。剧中，阿鲁心中的输友搭透，也是日思夜想的索玛姐姐的化身，文化的传承、性格的养成与亲情的召唤在这个人物身上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也正是由于独特的民族文化注入，把人们对阿鲁的关注、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延伸至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反思层面。

“粉色的云”是欧阳逸冰为当代儿童观众创作的一个诗意的文学意象，也是二度创作舞台上，导演、舞美等创作者精心营造、努力追求的诗意的舞台意境。整个舞台空间简约而明朗，没有刻意展现大山深处的贫困，也没有突出环境的险恶，留给了儿童观众以温暖和想象的空间。在温暖的色调和灯光下，一株开满粉色小花的树、简单线条和平面构成的山峦与溶洞，减法式的精致、清澈中，既透露着童趣的纯真与浪漫的蕴藉，也映衬着剧中留守儿童那“纯真可爱的灵魂”，体现着剧作真实、动人的情感归宿。